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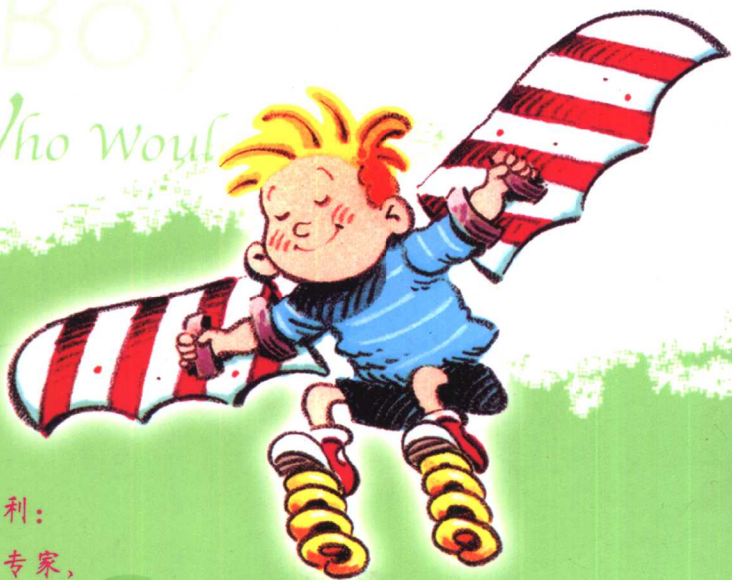
The Boy Who Would Be a Helicopter

维维安·嘉辛·帕利/著



想当直升机的男孩

The Boy
Who Would



维维安·嘉辛·帕利：

全球知名幼儿教育专家，

曾获麦克阿瑟奖、埃里克森机构颁发的

儿童服务奖等多项奖励

Helicopt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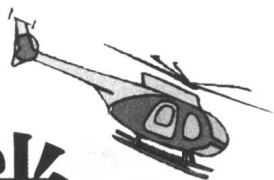


中信出版社

CITIC PUBLISHING HOUSE

维维安·嘉辛·帕利/著

王晋华 高玉芳 梁颖萍/译



想当 直升机的男孩



Who Would
Be a
Helicopter

中信出版社
CITIC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想当直升机的男孩/[美]帕利著;王晋华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3.2

书名原文:The Boy Who Would Be a Helicopter

ISBN 7-80073-662-8

I. 想… II. ①帕… ②王… III. 学前儿童-儿童教育-研究 IV. G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109703号

The Boy Who Would Be a Helicopter

Copyright © 1990 by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Only)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2002 by CITIC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through Arts &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 USA.

ALL RIGHTS RESERVED.

想当直升机的男孩

XIANG DANG ZHISHENGJI DE NANHAI

著者:[美]维维安·嘉辛·帕利

译者:王晋华 高玉芳 梁颖萍

责任编辑:周琳 佟九菊

责任监制:朱磊 王祖力

出版者:中信出版社

经销者:中信联合发行有限公司

承印者: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6.625 字数:12.7千字

版次:2003年3月第1版 印次:2003年3月第1次印刷

京权图字:01-2002-4690

书号:ISBN 7-80073-662-8/B·43

定价:15.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服务热线:010-85322521

E-mail:sales@citicpub.com

010-85322522

The Boy Who Would Be a Helicopter

《想当直升机的男孩》着重讲述了在课堂这一独特的环境中，贾森的老师 and 同学们怎样面对这位性格孤僻的男孩向他们提出的挑战。该书生动地描述了开始时作为局外人的贾森是如何一步一步地融入到集体当中，并逐渐摆脱自闭，走向健康自信的全过程。

《想当直升机的男孩》可以说是关于幼儿教育方向的一部很有创见的书——帕利的创新之处在于，她用孩子们讲的故事来作为一种教学手段。帕利是一位把课堂上的孩子们作为其材料的艺术家，她年终的工作成果就是一群已有了自信、彼此间能够自如地相处的孩子们。孩子们很快就会离开学前班。不过每个孩子都将会从维维安·帕利的身上学到一点儿东西带走，这便是一位有才能的老师的艺术之所以能够长存的原因。

——戴维·埃尔金德 《纽约时报书评》

作者简介

维维安·嘉辛·帕利女士的37年教学生涯中，有24年是在美国芝加哥大学附设实验学校的幼儿园服务。她有一颗充满人性关怀的心，在长期与儿童观察的记录中，记录了孩子的行为与社会互动，她敏锐地找寻到值得进一步探索的儿童发展议题与儿童教育课程，是一名了不起的作家。

她曾获埃里克森机构颁发的儿童服务奖，还曾获麦克阿瑟奖，1998年获Before Columbus Foundation 颁发的终生成就奖，2000年获约翰·杜威协会颁发的杰出成就奖。她的其他著作有《别说你不能玩》、《男孩子和女孩子：玩偶角的超级英雄》、《沃利的故事》、《手拿褐色蜡笔的女孩》等。

责任编辑 周琳 佟九菊

责任监制 王祖力 朱磊

封面设计 八八工作室 + 郭鹏

经销：中信联合发行有限公司

序言

罗伯特·科尔斯

这部著作非常动人且令人信服地讲述了一位女教师与孩子们以及年轻教师们（他们正在学习如何能有益而又富于想像力地与孩子们相处）之间默契的工作与相处的故事。展现了她勇于审视自己、敢于承认判断或是意见中的错误的勇气。在读着它时，我一直想我与安娜·弗洛伊德之间最后的那次谈话。当时她已经80多岁了，距此四五年之后，她便溘然长逝了。我们最后见面的那一天，她正巧处在一种特别愿意忆起往事和反省自己的心绪之中。我听她兴致勃勃地讲起二战期间她在遭受纳粹蹂躏之苦的孩子们中间工作的情况，以及稍后不久她又在从纳粹死亡集中营中活下来的那些人中间工作的情况。我们俩也谈起她跟心理分析专家梅拉尼·克莱恩之间的那一长期争论。在这方面弗洛伊德女士像她惯常的那样，总能给人以启迪。不过，在她思考她们两人不同的观点和看法时，她现在多了一份同情甚至是谦卑：

我努力让孩子们发挥他们的主动性（在她的研究中），并且向他们学习。与我所做的相比，可能我从他们身上得到的更多……我想如果你把我和孩子们安排到一个房间里……你就会看到我对他们进行着细致的观察，尽力在每一个方面跟上他们的活动；等到我离开他们以后，你会发现我对我所看到和听到的便感到困惑起来，我变得不那么自信，甚至是很不自信起来。我以为对克莱恩夫人来说，情况是不同的；我有理由相信她对孩子们中间正在发生的事情心里面很清楚。她非常想让我们知道她对儿童心理发展的轨迹有着多么敏锐的了解。很久以前，我的一位同事曾经问



我，克莱恩夫人怎么能那么精确地知晓幼儿和学前儿童的情绪。我当时很气恼，还记得自己说：“你去问她自己吧，然后回来告诉我们好了！”如果这件事发生在现在，我就不会那么紧张了，我会说：“她知道我们还尚未发现的东西，所以我们理应感到诧异。”也许我还会再加上一句：“克莱恩已经告诉我们在孩子们身上发生的事情，而我们却仍然在努力通过观察和倾听，来发现出在发生着什么，这就是我们同她的差别。

弗洛伊德女士的观点——总是有更多的东西可以从孩子们那儿学到——无疑也是维维安·帕利所持有的。帕利教育儿童已经好多年了，这么多年来她同时也是他们忠实的和专心致志的学生。她最近出版的这本书表现了她对新思想和新看法（当它们被课堂上发生的一连串的事情推涌而至的时候）所持的开放态度。正像她所说的那样，对她来说，在课堂上能给人以启迪的事情，总是在此起彼伏地发生着——它们发生在一个孩子和另一个孩子之间，发生在一个小组和另一个小组之间，发生在已是成年人的教师和孩子之间，发生在一个已在学校工作多年的成年人和另一些较少经验的成年人之间。对于我们读者来说最为重要的是，维维安·帕利是一个表达非常清晰和吸引人的作家，她自己就是一个故事讲述人，同时又能耐心地倾听她所十分了解的班上的孩子们的故事。结果便有了这么一个率直且饶有风趣地转述给我们的人们思想的火花互相碰撞的动人记录——一个重要的教育成果。同时，它也是书面录记的传统给我们提供的范例：对不间断的经历做细致的记录和报告。

这部书特有的魅力在于它真正的生活品质——作者坚持认为我们要尽可能地接近她试图尽可能去了解的孩子们。当他们用各自独特的、不可模



仿的方式讲述着故事的时候，我们应像她（指作者——译者注）那样来理解孩子们——有时候我们有一种愉悦和胜利感，一会儿的工夫后我们又会觉得摸不着头脑，甚至是不安起来。我们把他们看做是故事讲述者，看做是很愿意在他们的或是别人的故事中扮演角色的男女演员；我们能够接近和理解他们，是因为有一个想像力丰富的老师兼思想清晰的作者愿意做最细致的观察，并且有本领把她的散文写得既令人信服又没有先入之见。

毋庸置疑，所有的读者都会对贾森这个“想当直升机的男孩”特别感兴趣。该书着重讲述了这个有趣、易怒、令人不好捉摸的男孩和班上的那些个孩子们，他们要理解他、带他走出孤僻的自我，并将他的行为举止与他们的融为一体。这是一幕动人但决不是不常见的生活剧——一个性情怪癖而倔强的局外者，却吸引了那些想跟他们的邻里和睦相处的人们的注意力。贾森渐渐地变成了维维安·帕利的老师，变成了一个帮助她教别的老师、教与她一起工作的人们和教本书读者的人。我希望所有读这部书的人（我们将会看到一个非常有灵感的教师和她的活泼可爱的孩子们）都将记住，作者是如何把该书的内容展现给我们的，她重视忠实地描述经历，所以理论的概括和抽象所占的比例很小。在我们这个时代，趾高气扬的理论家们从不放过可以表现他们自己的任何一个舞台，不断地攻击着我们这些务实的人们；而这里却有一位教师，她让生活的复杂性拥有它们充分的尊严，她从观察到的生活那里，经过思考然后做出审慎的评论，她很乐意承认错误，向孩子们和她的年轻同事们为自己所犯的错误道歉，并讲出她自己弄不懂的地方。毫无疑问，我们即将在书中遇到的孩子们知道，能有这样一位老师，他们是多么的幸运。他们像通过该书了解维维安·帕利的我们一样，也会因她写了这本书而对她心怀感谢。

前言

如果有人让我说出我觉得自己教得最好的一个例子，我可能会告诉他们 是贾森和猪妈妈的故事。猪妈妈是凯蒂故事里的一个角色，贾森是那个每天都告诉我们说他的直升机坏了的男孩。

“来听凯蒂的故事，”我大声对贾森说，“这个猪妈妈做的事情让我想起了你。”

贾森一边吹着他的玩具直升机的桨叶（这是他修理坏了的直升机的一个方法）一边走到故事桌前来，我读着凯蒂刚刚讲述给我的故事：

有三只小猪，猪妈妈也在那里。后来一只狼来了，它使劲地吹气，吹倒了砖垒的房子，但猪妈妈又把它垒了起来。

“这使我想起你修理你的直升机的方法。”我说。

贾森和凯蒂相互看着对方笑了，我又朝着把发生在这个幼儿班上的一切联系起来的理想迈进了一步。我想，我在孩子们讲出的形象之间做无形联系的习惯，是我作为老师所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了。尽管贾森（他的故事占据了本书的大部分篇幅）有所不同，他本人清楚自己与直升机之间的不同，但我认为，作为老师，我要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让孩子们知道他们头脑中各种意象间的无形联系。

对于我来说，贾森是一个超越了种族、地域和时代的非常具有典型意义的局外人。正是他的自我界定的形象把他与我们隔离开来。如果我们的学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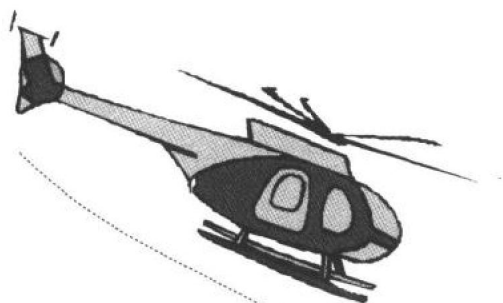


想当直升机的男孩

文化是每一个人的安全和情感的岛屿的话，他就是我们必须学着将其融入到我们的学校文化中来的孩子。发生在幼儿班里的贾森身上的事情，是对这一文化的道德内容的一个折射。

这里有许多的标签可以贴到贾森身上，不过我们最好还是不去界定他，或是给他划分类型。我们中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划定到一系列的任务或是属性的范围当中去；我们只能在（镶嵌于日常生活事件里的）我们每个人的独特故事的展现过程中，为人们所认知。我们将倾听贾森讲的直升机的故事，并且用我们自己的故事给以响应。在这样展开的课堂剧目中，每个人的展示都是必要和同等重要的，因为我们的目标大于奇妙的幻想。它是公平和公正的。

贾森和他的直升机的故事告诉我们，每个孩子都是乘着只被他自己所推动的运载工具，以一种特别的速度，为着特别的目的，进入到课堂中来的。这是对孩子们进行研究的一个很好的起点，也正是在这里，教授变成了一种有道德寓意的行为。



目录

序言◎ V

前言◎ IX

故事的讲述者和故事的扮演者◎ 1

教师与理论制定人◎ 15

贾森的故事◎ 31

新的问题◎ 183



故事的讲述者和故事的扮演者



“你在扮演谁呀，莉莉？”我弯下身子，问那个带着圆帽正把一个稻草编的小提包拖过我脚面的孩子。

“我和伊莱丢了我们的孩子。”说着，她消失在木制的小屋里。

后来，莉莉从这一故事的扮演者变成了这个故事的讲述者，这一角色上的转化使我（经过多年以后）得以找到了我作为老师应该起的作用。

从前，有一个妈妈和爸爸去寻找他们的小女孩，那个女孩掉在一个活板门的下面。故事讲完了。

如果有一天孩子们在课堂上没有讲故事，这对我来说就是与前后的时间割断了联系的一天。孩子们至少还有他们的游戏可玩，而我没有了他们的故事承载幻想和意图，便不能记起那些对孩子们来说是真实的东西。

我听了三次孩子们的故事：当这些故事被孩子们讲述出来的时候，当我们把它们表演出来的时候，还有就是最后当我回到家里从录音机里把它们抄录下来的时候。在那以后，每逢有机会，我便跟孩子们谈起这些故事。这些故事支撑着我的遐想，即有一天我会把在课堂上所做和所说的一切，都串联起来。

如果在约瑟夫需要为《暴躁的河马》编造出一个新的结尾（一个愤怒的结尾）的那一天的课堂上没有讲故事，那结果会怎么样呢？如果是那样，我就不会在他生气的另一天对他说：“还记得你扮演的暴躁的河马吃掉了所有的鱼吗？”



这是个来自非洲的故事，故事的大意是河马觉得很热，他找到恩盖（Ngai）——一切生物的神，请求让他生活在水中。不行，恩盖说，因为你会吃掉我的鱼。我不会，河马允诺说，我会甩动我的尾巴，大大地张开我的嘴巴，这样你就能看到我肚子里没有鱼的骨头了。那么好吧，恩盖说，不过你必须在晚上回到岸上来。河马觉得满意了，这个故事到这儿就结束了。

但是约瑟夫却要重新编排这个故事的情节，他故事中的恩盖命令河马吃河里的鱼。约瑟夫从他的座位上威风凛凛地站起来，说出下面的话：“跳到水里去吧，暴躁的河马，吃掉河里的鱼！我恨它们。吃掉一切动物！”

萨曼莎不高兴了，她决定做她自己故事里的河马。哦，当河马请求要到水中生活的时候，恩盖突然倒下死了，河马成了新的神。“河马是一切的神，”萨曼莎宣布说，“任何的打扰都是不允许的。”

有谁胆敢重新编造神话？他们就是在课堂上没有得到任何指导而编想出情节和对话的孩子们。而且，多数还是在老师还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

真令人诧异，孩子们天生就知道如何把每一个思想和感情编成故事的形式。如果他们担心会丢失，他们就变成了在寻找的父母；如果他们生气了，他们就会想到一只暴躁的河马，来让他的意志支配世界。甚至快乐也有它的情节和人物：“假装我是个很小的孩子，而你只喜欢我，不会仅在电话里同我谈话。”

当然了这是在表演，不过它也是正在展开中的故事，正如讲故事是以叙述的形式上演的剧目一样。这些区别对我是重要的，因为这种故事的扮演和故事的讲述正成为我所带的任何一个班上的课程。



在每一个幻想（指孩子们的故事）里都存在着一些能引导我提出问题和加以评论的内容，这使我能够窥见到把那些逼迫着个人的事物联系起来的普遍主题。

“莉莉，我正在想着那个丢失了的小女孩呢。她父母找到她了吗？”

“他们去了一个树林里。那里有一只狮子。她并不在那儿。”

“那是只友好的狮子吗？”

“是狮王。他们找错了树林。”

在我早年的教授中我也是找到了一个错误的林子里。我很少注意孩子们的扮演，也不去听这些故事，尽管有的时候我也能想像出一些奇妙的事情。

的确，在我儿时的记忆中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每天在操场上做好人和坏人相互追逐的游戏。我是这个游戏中的一分子呢，抑或我只是在观看？我默默地吟诵着儿时游戏中的对话，我曾写给某个同学的一个纸条——甚至直到今天仍能重现在我的脑海里：“你将要演谁呢？我们能扮成一对姐妹吗？”

所有其他的一切都无足轻重了，只有扮演。在演出中，我们表达着我们的恐惧和友谊，创造着会说出这样内容的台词的人物；我们的满意程度取决于我们创造的角色。

不过我们却处处小心着，不敢把这些秘密暴露在课堂上，以免恩盖^①会收回他的关爱以及我们可以在清凉的水里游泳的允诺。恩盖不喜欢这么多的“暴躁的河马”把上学的时间都浪费在讲他们自己

① 恩盖，在这儿应是代指老师和校方。



编的故事上面。

庆幸的是，一千个恩盖也不能除掉讲故事的本能。它总是待在什么地方，期待着得以复活。甚至就是在我重述着约瑟夫的恩盖的故事的时候，我也在不自觉地编造着我自己的故事。因为讲故事是可以被感染的，听着孩子们的故事又会点燃起老师的讲故事的热情。

一旦人们较深地涉足进集体的想像（imagination）^①之中，建立起联系和神话就变得容易起来。没有创造出自己传说的课堂就还没有进入到表层的下面，没有进入到生活在真正进行的地方。

任何一组人群所持有的幻想都形成了其文化的基础，这也是我们能够找到共同立场的地方。我们已经忘记了如何做的事情，正是孩子们最擅长做的（他们编讲故事的能力）。他们的故事可能是一个对思想的积极而不受限制的自然印证。

“我看到有人在抢东西，”爱德华小声地说，“我将把他们关到监狱里。”

“不，是我押送他们。”伊莱争辩说。

“不要两个，人太多了。只要一个……不能太多。”

“嗨，你当那个老爹警察，我当那个大哥警察。”

“两个都做警察？”

“不会很多。”

“这只是两个人，两个，一个老爹，一个大哥。”

没有哪个老师能想出比这更好的方法，来解释“太多”和“两

① 集体的想像，与荣格的集体无意识有相似之处。



个”这样的词汇了。伊莱和爱德华通过一种富有想像力的扮演，能够在故事里面把这样抽象的东西具体化了。在把一个概念戏剧化化的过程中，孩子们很自然地找到了集中注意力和能长时间持续的方法，同时也满足了他们对潜在意蕴的本能的把握感。

这就是为什么扮演会叫人感到惬意的原因。对我们自身的任何属性的发现和使用，都是最令人欣悦的经验了。它打开了阻塞的通道，并建立新的路径。任何关于语言和思想的观点，如果被剔除掉扮演和其中蕴涵着的友谊及安全感的失去、复得等主题，就会忽略创造性过程中最有力的激励因素。

扮演和必要的故事讲述是幼儿园和学前班课堂中最基本的真实情况，它们也可能是想像力在我们这一生中奋力驰骋的原型。不过对于较小的学生来说，要求扮演自始至终只包括可被理解的环境，这并不过分。

想像一下：这儿有二十多个孩子分成了做扮演活动的几个小组，每个小组演着一个不同的剧目，相互穿越彼此的布景，表现出不同的对生与死的前瞻，发明着新的意图和情节，而从来没有人问过，“这是怎么回事呢？”

在莉莉讲述着她的故事的时候，有五六个其他内容的故事情节同时在我们周围吵吵嚷嚷地进行着：

“你想扮做老虎？一个有剑齿的老虎吗？”

“超人！我射中你了。”

“呀，呀，妈妈，妈妈！”

“幽灵老兄！格林·斯利莫！”